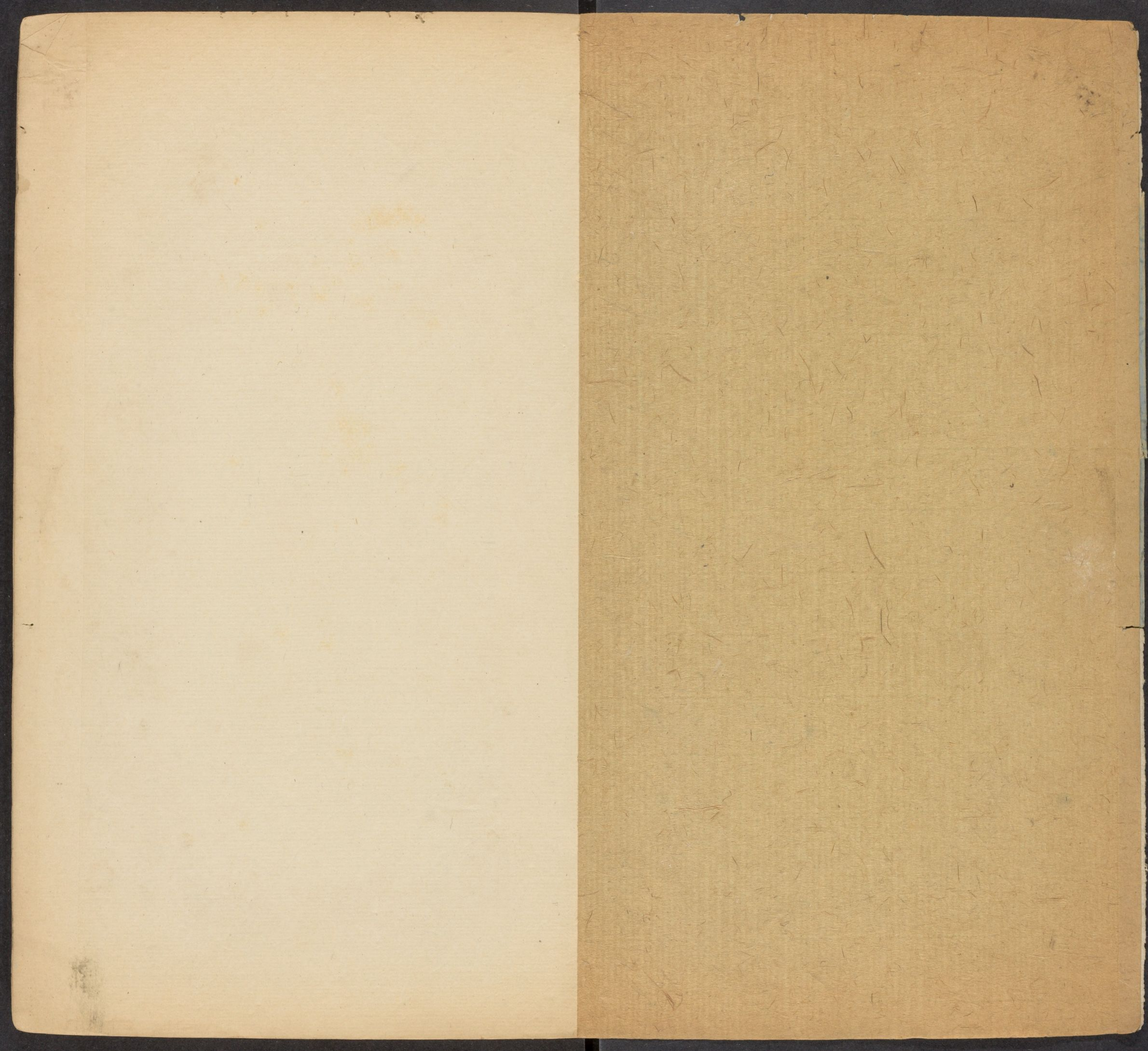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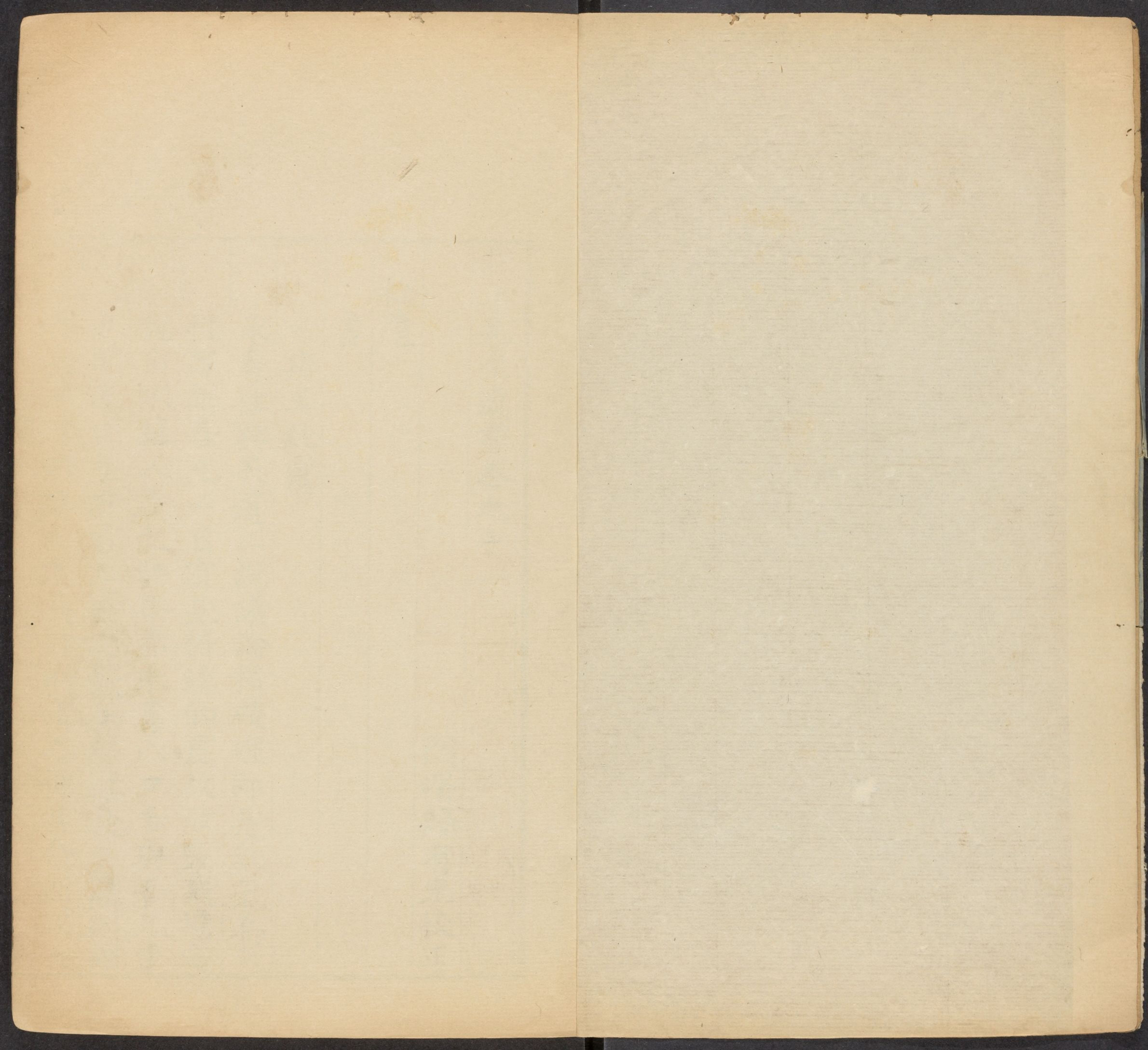


T 5413/2/4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OF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9

8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拾遺

書

與王純甫

承寄性與天道二說議論精確理即是氣氣爲天性等語吾兄必自有見得端的處故敢直截擔當說出不經人道之語今亦未易以口舌與吾兄爭也明道先生有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則謂之

國朝
書
門
壻
歸
有
光
校
正

哈
佛
大
學
漢
和
圖
書
館
珍
藏
印

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至矣此說最爲完備浩然章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旣謂之配還好說理氣無別否近與一人論理氣因問之曰人當哀痛時滿體如割涕淚交流此惻隱之心也當羞愧時面爲發赤汗流被體此羞惡之心也今且分別誰是理邪誰是氣邪其人唯唯曰未也象痛羞愧固有發不中節時亦復涕汗流出豈亦理之爲邪其人不能自解校曰理非別有一物只就氣該得如此便是理理本該得如此然却無爲其能

如此處皆氣爲之也然氣運不齊有不能盡如此處理氣合一則理即是氣氣即是理昭乎不分孟子所謂配也氣與理違則判而二矣夫子所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皆此意也今試就吾心日用間體驗有時分明見得理該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打成兩片若謂氣即是理只好說善底一邊惡那一邊便說不去矣願吾兄更精思而默識之可否幸速旋教烏反哺羝跪乳此是物性稟得來孝至於鵝不復知有母是他性中元無那理世間又自有孝鵝此意恐儘有商

量承示伯潛進修動履憂喜相兼伯潛固吾畏友也曩嘗大進一番今別後又復一番精進校輩慚愧無地矣但其病體則深有可憂者竊惟養德養身元無二理願以孔門求仁之旨告之若只恁謹嚴固亦自好但恐拘迫太過則血氣且不得舒暢如何得道理發生鄙見如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其二

吾兄處晦觀動其於治亂興亡大故固已默會於心傳聞主上英姿天挺此大有爲之機也乃以典禮扞格黨禍將興天下倒懸誰與之解校嘗

以天時人事窺之文同旣死上必注意渭先氣盛而才雄銳然以興致太平自任此亦有爲之機校憂其過也且懼其輕也又恐人言激之則愈甚也願兄以公天下爲心正其學術隨事補救其偏慎毋輕與之辨論疑定以鎮之從容以誨之順其機而轉移之天下安危將繫此人身上兄不可不加之意也

別紙

承諭孔顏所欲勿者非禮也疑校并視聽言動亦將勿之信斯言也則與仙家目旣不視魂自歸肝

耳既不聽魄自歸肺何異豈校辭不別白與竊謂
心放處正是非禮孔顏所欲勿者在此非謂纔視
聽言動便是放也大抵人心通竅於耳目口體天
君莫位四者守位稟命何待於收惟此是心放出
走作則四者皆其透漏之路而目爲甚故曰旣從
此放出却須從此收回此乃孔顏所謂勿也心學
淵微吾兄剖析於毫釐正校千里之謬深感惓惓
至情但此心往來機竅更願吾兄默而察之何如
其三

別後每以吾兄抱病爲憂陳知縣鯨過武城不識
曾使之診治否竊謂吾兄欲求萬全之安非主靜
不可屈之以尺蠖未也必蟄之以龍蛇夏首連山
商首歸藏此乃聖學第一義吾兄天資蓋世苟能
從事於茲凝精完神深造自得其於却疾也何有
嘗與崇志論此甚詳不識曾舉似吾兄否元中超
邁絕倫而學未精確責善輔仁正友朋責也不識
吾兄何以告之

別紙

允薦先生久聞其名未得面會今亦未敢致書質
疑煩兄自以已意往問一二至懇

周禮春官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古今註者皆
欠了然

大司樂園鐘爲宮三段古今註者皆莫能曉其義
願求箋註數語

律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所從來久矣算法甚精
然其術易窮故不得已而用半律變律但旣曰半
曰變則非律之本聲矣宋元儒者始爲隔八相生
乃旋宮之法非定律之法定律自當依周禮六律
六同之序陽律皆左旋陰呂皆右旋其法往而可
返禪於無窮近世又謂黃鍾之管長三寸九分麤

賓九寸乃黃鍾之變而非黃鍾也其說何如求一
折衷之論

古詩三百篇皆可合於絃歌願求譜數篇見寄近
見允薦大成樂譜甚精但以一聲協一字今譜古
詩須有散聲方合天然之妙向見陳元誠歌古詩
散聲多少皆出天然安排不得必須譜出來然後
人可學耳瑟學久絕允薦旣能之願譜一二見教
孔門甚重瑟千萬留意

其四

國家以漕河故河淮沛三瀆皆拂經汶水東注而

障之西父則將變其他禍皆小惟大河北傾將使
千里生靈魚鱉校深憂之而未有以處之不知高
見以爲奚若

與鄧魯別紙

聖人說話都是教人切實做工夫如學而首章聖
人分付要如此如此假令有一學生只管去念衆
必驚訝以爲病狂喪心嗚呼此乃後世記誦之學
設有一生只管對人解說學是如何習是如何衆
必驚訝以爲病狂喪心嗚呼此後世訓詁之學設
又有一生要求勝夫子夫子說學他便要說以不

學爲學夫子說習他便要說以不習爲習如此衆
有不大驚訝者乎此即慈湖是也此正捧喝禪師
訶佛罵祖者也魯生魯生胡不觀鷹乃學習都是
實事空言使不得也

與胡永清

校不才一歲之中

聖恩荐至有非疎遠小臣

所當得者寧不感激思奮嗟乎欲致太平求賢第
一若學術不正人才不興而期得賢萬無是理昔
我太祖開設學校固先行而後文科舉取人
亦因文以觀行師儒從有司自辟譬如大家延師

今科舉弊壞已極士不務實學惟務空言師儒多
非其人教化所由墮也校昔不自度其不肖強欲
更張但俗學溺人已深此官終難行志雖勞何補
且撫已內忤亦無顏復臨諸生吾兄知我愛我與
其使罷精竭神較閱掇拾俳偶之文而實無補於
世孰若使之優游林下發明周官經世大法及條
春秋撥亂綱要庶幾可以助興太平玉汝於成惟
兄是賴叔賢渭先避嫌不敢通問俟得請後奉瀆
也

其二

傳聞元山病故 上必注意渭先矣世道之責
吾兄不可不自任 明主可爲忠言但救其末
流不若正之於本指陳闕失白發姦弊不若因機
而導之其機安在群臣不得面見無可致力者聞
上聰明好讀書惟有開陳古聖賢讀書之法使
上自求之庶幾有大開悟但古聖賢讀書與後世
絕異其差只在毫釐間不可不辨也病倦言不能
悉世道可憂處將來何者爲甚願吾兄常籌之庶
幾轉移救正容易著力也

其三

近讀吾兄執中一奏不覺心開目明其於君德
國體關係甚大而切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不我誣
矣校嘗學春秋頗覺聖人撥亂次第此莫還是第
二着且道第一着何先請兄靜中洞察天機所向
必能中其肯綮也

其四

上祈雪於南郊十七日有事於大社是日祭畢而
大雪此吾皇精誠感格也噫以吾皇之
英明而導之以聖學明乾坤易簡之理體天地交
泰之道其於太平何有吾兄精忠體國聞此亦當

鼓舞惜乎有君無臣不能不爲之浩嘆耳

與余子積別紙

嘗謂古人讀書主於體而行之與後世惟事講明
者異武王曰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往敷求於殷先哲王用康保民汝丕遠惟商耆成
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保乂民弘於
天若德裕乃身夫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此古聖相傳
讀書之大法明戒也聖人之學大以密校近讀周
禮見其區處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建立規模綱中

有紀紀中有目徧布至爲精密誠聖人經世大典也而久鬱弗彰校頗發明其義務求可以推行於今吾兄深思善悟懇惻直言敢錄天官冢宰及太宰分職奉上請教願兄且勿開看先將聖經及諸家註疏閱遍思量聖人包括運用處然後閱此則彼此得失瞭然便中求摘紕繆匡其不逮更願兄留意此書於世道大有助也

其二

承諭徐州水災重大民窮盜起賑濟無糧勦捕無術自病書生之學未適時宜此固足以見吾兄憂

勞惻怛之盛心矣校不佞敢再以書生之論上瀆高明今日事勢困窮極矣願吾兄方寸間常以禹稷之心爲心凡可以救民者無所不用其極請命於朝力言百姓饑且死懼散而爲盜賊以貽國家憂積誠意以動上安知廟堂不惻然而念之乎否則受人牛羊求牧與芻而不得孟子所以語平陸大夫者可謂無遺策矣錄寄春秋繁露二章讀之未能深了豈內經所謂知其要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者邪趙氏屬辭固有鑿處然考訂該博功夫精專足備一家之學恐與程氏

本義大有不同也高明暇時熟玩當自見之

與夏惇夫

在滁事簡望尊坐鎮雅俗使善類有所瞻依其益多矣雖然勿以事簡而弛防閑也御下不可不嚴也臨事不可不慎也山水雖佳幸毋終日徜徉觀之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汝節天下奇才也而未必能遜志於學吾兄痛相切磋彼此必大有益也學者第一義必也恢恢乎有好善之心不自足已不求勝人乃可以深造也淺陋之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其二

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想今已有次第恨道遠未獲聞其詳也承諭今音歌古詩同於俗樂云云深得慎重謹密之道但校所取者正以其曉音律耳感入天機莫神於樂此乃後世一大闕事校嘗小試於嶺南頗有效驗食芹而美故欲獻之吾君也伊川不答溫公甚善但在校則可吾兄舉似源甫則不可彼正病於不肯盡言今又益其疾矣天氣正溫克盍宇宙願兄養德養身自愛

復邵思抑

前屢得吾兄書意向甚切頽惰之餘賴以振迅然猶未得平日端的用功今承來教愈覺鞭辟近裏所舉病痛皆就實地上說出來昏弱之資受益多矣惇夫有言此心提起處便是天理放倒處便是人欲提起心自提起放倒心自放倒至哉言矣日用間常切提撕須令應事接物與靜坐讀書時功夫合一方有得力處耳靜中涵養體驗所得所疑更願逐一見教幸甚所論良心數語甚精鄙意亦謂如此江西典學舊爲有時名者作壞一番近日典學臨難不能死節師道掃地 朝廷選擇而起

吾兄大愜士望其責甚隆也象山故江西人今其學張皇於一方此吾道明晦通塞之機人材盛衰世運否泰皆將繫焉非得吾兄拔本塞源何以力救茲弊此又同志所責望於吾兄也伏承不棄遣使持書以出處之事下詢淺陋顧校何足以知之願以昔日求去之心而度今日可出之義則將不俟終日決矣

其二

故人日以遠悠悠我思吾兄親切用功日用間想有得力處天德本自完具却被已私障蔽重重自

非決堅定志用勇猛功如何得透出校因學不得
力未教而已知困慚對夫子宫牆故人不棄願有
以振我秋令嚴肅天高氣晶願兄法天推盪胸中
陳垢以收摧陷廓清之功不具

其三

不才多病久當退藏天意固將大做昏惰之資而
畀以丘壑違天不祥不敢不勉日承下問畧獻所
疑今復麤舉一二以吾兄切實用功當先了了矣
古人口未嘗說性終日於性上用功如何是性動
處可見善乃天真性之本然惡乃人偽從軀殼起

故不可無澄汰之功古人所以貴於精一也然必
須篤信性之本善與聖人同乃能確然立志子積
論性得無支離矣乎今欲於理氣處求一說融貫
可通恐涉於想像講說矣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
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尚麤鍛
鍊未粹不免好剛使氣過爲抑揚之詞反使人疑
昔議其近於禪學此校之陋也喜怒當求之性情
不當求之議論今舉先儒同異之說而求一說可
通是又想像墮於言語間矣躬所未逮率爾奉答
慚負慚負

其四

來諭若以奔走廢學古人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待安安而後用功邪明道有言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當責志吾兄以爲何如

其五

別久寂不聞起居伴來喜動顏色吾兄蒞政臨民不識此心常精明否儻因而汨沒却須求一出場也禮曰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又曰虛中以治之此言論敬極爲親切邊事本易處分而廟筭或欠整暇盖未知敵虛

實也中國大勢盜賊實惟近憂然莫如山東爲甚今機械已萌矣吾兄所論列必切事情便中幸有以教我

其六

永清南還吾兄朝夕又得親一畏友此殆天相二人也吾兄明敏有餘却似剛毅不足故於沉潛之功決定之志未能自慙於心與永清處當甚有益永清豪傑之才但涵養德性變化氣質之功未免從前缺少近告以體仁功夫躍然而喜但未知別後得力處何如願以孔門程門所示求仁之方與

相切磋台仲數得相聚否近道之資好善之志深
用嘆服但其用功次第未知何如莫於閒中消了
日月責善輔仁朋友之職願各努力相勉

與桂子實

久不聞故人起居懷想無已姜源甫余子積來訪
盛稱吾兄進修之功昆仲自相師友朝夕漸摩以
講明禮樂爲己任聞之曷勝欣仰先王之禮久不
明於天下高明乃獨深信而篤好之考求其故冀
可行之於今此其志當於古人中求之校病卧家
居深恨弗獲執經請益抑嘗聞之明道謂橫渠以

禮教學者甚善又病其下稍頭溺於儀章度數之
末如喫木札相似此言又何謂也二程先生平日
教學者未嘗不以禮然其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此其本末先後之間必當有辨高明其
自擇焉

與聞靜中

卧病衡門久矣不聞故人動定今始知年兄改官
考功深爲朝廷得人賀今國家紀綱尚存海
內幸而未亂者前後考覈亦與有力焉明年春當
考覈之期天下之治係於年兄天下之亂亦惟年

兄天下之望咸在年兄天下之責亦惟年兄尚其
勗哉惟吾兄醇厚靖默近仁之資朋輩鮮有能及
者而且精密小心動無過舉黜陟大事固當加詳
但未知剛斷明決處比舊何如耳君子居其職則
思死其官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昔裴洎三爭
事於上前不聽李藩謂曰曾以出處決之否憲宗
乃從洎言所願年兄壁立萬仞以澄清天下爲已
任勿爲大利害所動搖其察之也必精其詢之也
必廣其行之也必果其持之也必堅所陟也必有
以慰天下之望所黜也必有以快天下之心公道

大明紀綱益振則海內猶可望治也聞諸縉紳咸
以公輔之器期待年兄年兄一生勲業咸在此舉
尚其勗哉

其二

校昔官南都司直劉公寔爲吏部端居簡出惓惓
於鑒別人才爾時世道方傾危君子有所恃而不
恐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非隱然爲一時之重吾
兄清德重望與劉公同素善秤亭人物雖然校不
惟欲兄爲衡鑑更欲兄爲大匠今世人才衰微須
大振作之汲引之挽回世道庶幾在此

別紙

天下大勢有緩急故君子之應之也有經權今
國家之事亦孔棘矣若以常法應之恐未足以救
茲變也東南大水數百里生靈將化爲魚不識當
道何以救之乎

其三

源甫所載革除時事雅有史才其包舉也廣其考
訂也精其臧否也正今亦不必改竄但取其所載
事畧以朱墨別之凡朱點者錄出便可成書矣墨
點者亦不可棄別錄出之以備料檢故事愚見如

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又源甫所查者多吏部兵
部事更願託相知者備查戶部禮部工部及刑部
事各衙門亦然但有關係者皆科條錄出可以大
補我 國家典故不但可補史氏之闕遺也校昔
見兵馬司所取妖人南赤肚供招備載藥劑分兩
製法可以延年可以生子不覺吐舌君子作事當
爲遠圖此事竒甚必且傳播四方豈無癡人欲嘗
試者但云假造秘方殺童男童女和附子等藥爲
方則其術不復售人亦不談之矣吾兄老成持重
必能深長思招議中決不草草也未知此事畢竟

何以處之

與吳德翼

校讀尚書見唐虞君臣互相戒飭凜然生祇懼之心今交友多唯唯之風願與吾兄共惇古誼校嘗竊謂吾人材質易爲氣稟拘住若只就謹言正行上做工夫固不失爲自修之士終恐規模窄狹展拓不開直須卓然立志以古聖賢自期見得箇義理大原學問要切處日用之間先立箇大綱領然後循序用功庶幾規模闊大不受氣質限量孟子之所謂能盡其才也

答潘希召

承諭某近已回頭但猶未轉步此誠可爲吾道之喜但以愚見窺之某豪傑之士才高氣雄此等人既已回頭不憂其不能轉步但恐未肯回頭耳然此亦難以口舌爭要在積誠意以感動之耳古人只在實地上用功孝則真箇是孝弟則真箇是弟存養真箇是存養省察真箇是省察故朋友之際相勸而善工夫最多不消費許多言語後世只爲實地上工夫不及古人故議論愈多愈鬧承諭近讀孟子只覺深得一格子此等必有灑然自得處

第恨離索之遠不獲面詣以領教言

與張常甫

往歲會於吳門承諭天人之際逮今猶覺凜然年
兄既已識得此意其於戒謹恐懼之功自不容已
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處但未知虚心受善及
廓大規模處比舊何如校竊聞之夫子曰吾十有
五而志於學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學者立
志直截要學聖人則日用所講皆聖人之學便自
見得箇根本簡要處決不作枝葉瑣碎功夫其於
訓詁辭章非惟不屑爲實亦不暇爲矣年兄聰明

過人又多材藝恐於訓詁辭章未能絕利一源故
區區有懷尚欲以此瀆告耳

別紙

嘗慨心體湛如太虛只因軀殼上起種種私意便
如漫天雲霧莫能就根上勘明我身從天地來天
地開闢會當有混沌時我身有生固當有死何啻
海上一漚風前一塵死生已透更無關則人間世
所謂名利關聲色關者更無難透矣而後心體超
然天德自見且道世間貪生怖死底畢竟免得否
人何不自省悟愚見如此敢呈似吾兄以求是正

與蔡希淵

吳門一別相將二三十年吾兄則既老矣而校年亦踰艾不敢復以世俗常禮筆墨陳言溷長者記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請以是爲高明獻承示新刻太極圖解及改竄西銘足占吾兄精力沛其有餘不然豈其皓首而猶游戲翰墨邪未知元公純公見之還首肯否

與崔子鍾別紙

體仁舊說當時雖頗知鞭辟近裏尚涉想像日用

間缺却行著習察實功立本處未能致一不免更端邇來杜門修省遠求堯舜危微之戒近體孔顏克復之傳用是惕然愧懼所恨昏惰之資不能勇猛奮前願吾年兄常賜鞭策

與徐子榮

別久瞻仰曷勝吾兄位望日隆當自任以天下之重校天之廢才也乃扶病入汴抗顏復爲人師慚負慚負過歸德考按諸生乃微子所封先聖祖宗所自出之地也曠百年無表章之者盖有待於皇上焉耳校謹具奏以請事下春官願兄與西樵

共成茲美此萬世一時也

與王時行

一別十有六年始有虎丘之會竊覲吾兄所存剛大尚存精神視舊則歛藏矣此固可喜然猶未足深喜者欲吾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校嘗謂人能虛已從善則天下之善皆將歸焉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言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吾兄若於此處著力所進詎可量邪更願沉潛以求之勇往以行之冲澹以守之毋以教外別傳亂吾聖門宗旨使彼此失是也

其二

別久曷勝瞻仰古之大臣不用則天下仰之用則功被天下何哉其誠素積有以感格天人也故曰才與誠合然後能勝天下大事吾兄今當暇時正宜勤懇大進厥德訪求人才講求經世急務以古聖賢豪傑自期待毋徒養望自高也何如何如

與梁仲用

校無似誤蒙教愛二載於茲緬惟執事以默名養而言語傷易傷煩十常七八豈欲寡其過而未能邪人心通竅於舌舌動則聲因以宣故人之多言

者舌常有動意蓋此心全體俱奔在上面也仙家守氣必先塞兌固靈根吾儒欲存此心亦須捫口勿言不輕漏泄意自歸根則養得心完密無罅隙可走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人之所以輕易其言只因不把當事才高之人事來應付得去揮霍得下其失尤多凡此皆放其心而不知求也故嘗妄論欲求放心必自謹言始校方成其輔而乃以良其輔勸執事可謂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者矣然在執事自不當因人廢言也

與陳宗獻

校多病惟泉石之與居鶴鹿之與游世與我而相忘又矣意猶依依在天台雁蕩間者念省齋素菴之真率也渺山川之阻修歎聲問之日疎茲得秦黃門出宰望邑今而後彼此得以常相聞矣昔歐陽文忠公每見學者好語吏事以其有及物之功也國朝設大明律後法例日多吏莫知所遵守弘治間刪爲問刑條例其後奏行又復增多省齋一生爲刑官最久平恕多及物之功今當間居取舊例而閱之中有難行者私論其故因機上聞此天下之福也校嘗怪大明律中文武官犯公罪文

武官犯私罪因何不行起於何年何人奏請死罪
真犯雜犯法家承用已久莫知其原省齋必能究
其本末也便中幸賜教

與王誕敷

傳聞吾兄治郡勤勞久而弗懈此蓋忠厚懇惻之
心不容自己吾夫子所謂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者
也但爲治亦當綜執體要振揚紀綱庶幾恩惠所
施周徧廣闊若徒屑屑庶務屈首於簿書聽斷間
則將有偏而不舉之處此理勢之必然也然吾所
謂體要非簡畧庶事也深識治體舉其大可以包

羅細事而無遺也吾所謂紀綱非專委任他人也
分政百職吾可以坐鎮於上而責其成功也校讀
經史見古之人雖位有大小時有汗隆然其治皆
先有一定規模然後次第施設故用力少而成功
多也年兄大度士乃敢進以此言

其二

傳聞貴治灾傷頗與敝郡相似何辜斯人存遭酷
罰哀哉年兄素寬厚觀茲艱難其於慘怛固當倍
百恒情也目下荒政檢勘宜早蠲免宜寬下司奏
行咸觀望上司意嚮所在大絃急者小絃絕願明

諭屬吏一以救民益下爲心庶幾少延垂絕之命
年兄尚念之哉

復徐子謙

姑蘇密邇貴治傳誦政聲洋洋滿耳夫以惻惻憂
民之心而濟之以平易精密之政宜乎事便而民
安然德翼又稱善政所召天降嘉禾自揚守承芳
以來僅一見嗟乎天人之易格固如是哉然在年
兄則當謙而弗居日慎一日可也郡守之職至爲
親民君子學道則愛人如欲少行其志無以踰此
官矣然其澤有在一時者有及於數十年之後者

有百年者有百世者顧其規模次第何如耳居今
之世牽制孔多又多簿書期會之冗坐糜精神不
得專意於其遠者大者然此爲常人言耳年兄豪
傑士也豈復時勢所能拘哉充吾懇惻愛民之心
盎然天地之初意氤氳氤氳盈滿於胸中發而施
之於政事凡世俗之毀譽利害休戚得喪一毫毋
使芥蒂於心以雜吾正念集郡之賢士大夫遠近
父老相與講求諮議兼總條貫次第施行因平易
之政而更爲久遠之制因精密之政而加以闊大
之規則其澤之所被遠且百世近亦百年年兄於

茲土將廟食無窮矣南望旌麾每欲瞻拜而多病
所縻弗獲如願徒切引領而已

與胡希曾

吾兄清節瑩如冰壺一旦青蠅點白璧天下咸嗟
矧於知己五岳起方寸隱然詎能平也久矣然在
吾兄吞雲夢者八九此何足芥蒂人間世利害得
喪寵辱關心只爲有我若曠然無我任他萬起萬
滅豈能汨吾胸中之和且我身安從生固出於天
地今夫天地原也從混沌來畢竟又混沌去我身
住得天地間能幾時何故却就軀殼上起許多意

思維絆却浮名如蠶自纏自縛不得堂堂自由世
間只有道理最大生天生地吾身又從天地生當
初天地生我時完全交付與我我今也須完全交
付還他生一日便當盡一日道理故曰窮居不損
大行不加卷之不盈分散之彌六合維時春氣氤
氳生意流動充滿盎然吾人之仁也靜處春生動
處春一家春散萬家春敢以爲祝

與毛黃門

又仰耆德願見而未得階乃蒙辱先以書儼若承
教左右嗟夫聖學不傳久矣空言溺心異端惑志

願長者一振頽風行著習察而後道可明也維時
正得秋而萬寶成更望收歛歸藏以法造化不具
與方時舉

校病弗獲詢起居懷仰懷仰人物志稍增於舊頗
聞有後言或未必面告校辱過愛故敢以告願精
覈之更博訪之死而是非未定者姑徐之又如唐
節婦周賢婦皆古人所難而名不出於里門恐潛
德尚多不遇君子表章遂爾湮沒二婦尚無恙例
不當書故未敢白恐前此或有類於是者衆司人
物權衡者不可不留意也朱節婦鄭烈婦已載五

貞祠而傳不之及衆皆訝之未諭尊意云何

與支孝先

昔聞論及華人農惰而不知耕山有葛而女不知
織養蠶矣而不知治繭水中有魚而無漁師吾因
贊曰若興此數利此廟食百世功也願爲蒼生汲
汲

與呂仲木

吾兄載道而西校兩奉書不識能達左右與否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往之私意未嘗不在豐
鎬間也大哉聖人之道峻極於天願吾兄超然於

訓詁辭章之表聚精會神不作三代以下人物子
曰予欲無言天生精神幾何那得許多應付世俗
儘隨緣說得無限好話當不得四時行百物生也
矧於不好人也要說他好三代直道而行無乃不
若是乎校於吾兄何能有所裨益然猶時獻其一
得之愚者以吾兄好善肯舍已而從人也春氣漸
溫願若時完養太和之氣不具

答呂仲木

兩生侍教醉飽盛德而歸明道有云後人雖有好
言語終被氣象卑不類道吾兄以厚重淳美之德

涵養既深益於面背正當於古人中求之耳今也
講學者太易易然而內省或缺似與聖門訥言敏
行相反高擡此心不在本位天下事一以浮氣大
語蓋之未知流弊何極吾兄身繫海內重望愚意
深望高明用志不分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勿滯於
訓詁勿散於詞章庶可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
既倒也源甫經濟之學明習 國家典章長於兵
法而人鮮知者今得同官當有切磋之益也敢以
爲賀願常叩之庶可以發其胸中之竒源甫薰沐
德容益知鞭辟近裏著已則所造亦當長一格也

與鄒謙之

昔者請教承問發於屢空邪抑億而中邪善哉發藥矣空空願學焉而未能億則校所不敢然而人苦不自知譬如病者不自知其病得明醫指示而後曉然投以瞑眩之藥而後疾脫然去體矣吾兄既知病證願賜藥劑使無深入膏肓至懇至懇六書精蘊中三卷知字四卷忠字六卷格字二卷靈字與來教有相符處願取一觀訂其得失幸甚幸甚承賜東郭文集骨骼開張明白痛快善啓發人受教多矣但其間有說得甚是著題而殊不切於

其人者豈應酬之體當如是邪信如是無漏佛菩薩亦時復爲應付僧邪鄭壻若曾嘗受教於涇野今卒業南雍獲在鈞陶之內何幸如之願加鍛鍊汰其渣滓底於精純至幸至幸

復徐曰仁

病卧窮鄉久不獲故人動定積有馳情茲承惠書深懲吾黨各立門戶之私意極倦倦竊惟道乃天下公理愚夫愚婦皆可與知人惟各有私心是以自生障蔽吾輩相與正宜公天下以爲心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

若乃自立意見以私智窺測大道便謂此乃天地之純古人之全體同已者則以爲是異已者則以爲非斯其去道亦遠矣此校之所不敢也安得吾輩同志數人相與聚首一處僕得聽於下風彼此坦懷盡言無隱各陳所學質其是非驗之吾心性情之實考之聖賢經傳之言參之天地萬物之理辨異端近似之非振俗學支離之弊務求至當歸一精一無二剖破藩籬以爲大家豈不快哉若欲仍立門戶不求同理而求同已則亦末如之何矣此校之所深願而未能者也歲暮邵思抑過我道

及高明有書與之講學恨不獲聞其詳今會晤未涯幸以教思抑者教我雖心之精微言不能盡然旣陳其端庶幾思而得之可爲他日承教之地也至懇至懇

與楊實夫

惟時孟春和氣藹藹充盈寰極間萬物欣欣咸有生意吾兄負蒼生之望願體此意以福斯民嗟乎時事日益非矣每讀殷書周雅喟然不能爲懷想吾兄在位者當倍慘怛也舊歲吳下大水嘗奉書吾兄勸當途大施蠲免賑貸之惠意弗得達今民

之憔悴極矣而徵歛益苛是何異於歐民以填溝壑也斯實禹稷過門不入之時矣願勸新中丞速解一方倒懸之急幸甚幸甚

答王天宇

聞名二十餘年尚未會面惟神交而已伏承下問為學功夫茫然不能答請姑陳其自訟之意吾人學不得力只因無必為聖人之志以故纏繞於文辭擔閣於意見不肯喫緊做功夫今欲反此必須辨得朝聞夕死之心而後庶幾有成耳

與唐應德

侍教連日獲探心之精微洒然超脫塵俗卓哉卓哉但毫釐易差恐微有近禪處徵諸孔門或有未合辨之弗明弗措乃可洞極幾微於此尚覺欠耳賈傳致火致日之譬聖學殆有取焉何如何如

其二

聞讀周易以應德之高明必有超然會心處便中毋惜示教校昔治五經惟春秋易致力為多賴天之靈偶有所見而又得之弗完體之未合恒用歉然深願應德撥轉天機莫被葛藤纏去也雖然又不可落空不識高明以為然否

其三

虎丘之會承諭所用功夫視前乎此可謂盡言無
隱矣學患不能行如應德之力於行所進何可復
量但校有所疑亦不敢隱應德信道篤矣而執德
似未弘仁以行之矣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
居之似有所未足吾輩不幸去聖久遠學絕道喪
不稽之以聖人之言安保其無差校自度言輕不
足以回應德雖然應德昔者持之甚堅亦猶今者
持之甚堅但願毋使他日之悔亦猶今日之悔也
聞欲過我跂余望之

與林勿欺別紙

元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南京一小內臣大叫
曰 朝廷崩一座山矣里人有在山東作縣回者
曰昔傳駕又將出官民俱不知死所卒賴元厓回
天則元厓非但忠臣乃直隸河南山東之再生父
母也

答簡中丞

修門一別八載於茲瞻仰厚德宛其如昨海瀕多
盜屢作屢止屢止屢作要皆販鹽之徒目前之禍
尚小他日為東南大害者必此也
明天子挈

長江表裏之封付公經畧必能為國遠慮坐消
此莫大之憂欽仰欽仰天氣正暑願靖共自愛

謝錢清戎

日旌節過敕里校偶出弗獲迎迓中心缺然承賜
腆貺深感厚德兵不土著世費清勾上下俱困一
夫行戍輒破數十家而禍未已也故曰難盡法者
莫如清戎而易積陰德者亦莫如清戎恭惟執事
秉國之鈞叱咤生雷霆响煦成雨露東南億萬生
靈仰以為命先正有言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
校不佞敢述小民仰望之情獻於臺下幸毋以人

廢言

謝郭侍御

聖天子方殷憂在上共惟道長方振風采於臺端
今日之事虜勢可憂未若漕河可憂之遠也漕河
可憂未若中原盜賊將起未起可憂之大也等而
上之憂端齊終南願披丹誠為明主忠言之
自本而未沿流沂源俾天下蒼生轉禍為福幸甚
幸甚

與徐朝儀

荒政至急者蠲免賑濟今則蠲免尤急自來官司

檢踏災傷上司必復熟幾分一圩之中間有田成
熟者必累一圩荒田故低田小民往往將高田開
沒以免後患今必須先期勘驗廣施蠲免之恩下
令禁戒庶絕茲患一年饑則缺二年之食又雨後
必晴比及秋冬水勢須退必資春熟庶可接濟秋
成宜及今設法多收大麥種至期給散貧民勸令
廣種是亦救荒一助也更緩數旬麥價必踊貴矣
水勢滔天窮民乘機易聚為盜况於素為盜區者
乎昔承垂問蓋已軫憂所謂太上救失於未萌也
今其勢已兆矣遏盜之機正在今日昔庚午歲盜

賊充斥官塘白晝不敢行父老有識者議令沿塘
各區糧長每區出巡船一隻與巴城塘浦東西二
巡司往來巡視因命點聞盜賊當聞風屏息也父
老所謂建是議者彼嘗目擊近地有賊官府差人
不能擒後命各區糧長與俱捕獲故也巡司嘗憂
地方貽害每欲申請特未敢耳校採輿人之論達
於台座伏望年兄早賜舉行如有效則推於他處
可也

復胡郡守孝思

承示所定名宦鄉賢允愜公論千百年缺典一旦

舉行甚盛甚盛校不敏豈能有所贊襄爰舉一二
缺遺告於下執事伏俟鑒裁名宦若漢都尉任延
太守第五倫張霸梁郡丞江革唐刺史蕭定宋知
州閻象通判徐奭金判司馬光知州孫覺李光鄉
賢則高士若龍丘萇忠義若張乘孝子若龔明之
篤行若陳之奇名臣若王葆流寓若黃士毅毅嘗
受業於考亭之門其他可稱述者尚衆願命三學
諸生悉心蒐訪科條其人叅以史傳而明公詮定
焉垂示永遠以爲法程校不勝欣願

別紙

鄉賢有沈旣濟者觀其選舉議及請冠中宗之年
書武氏之事乃經世之識也嘗坐楊炎薦左遷終
身後陸宣公爲之申薦更願考訂其人俞琰神仙
家似不可與其所作弦歌毛詩譜願就其家訪求
之此書渴欲一見也

其二

別後風伯所阻遂不果行有虛尊賜文選及陽冰
法帖已拜嘉貺嗟乎文章字畫皆生於人心又繫
於天地之風氣故不能不與時高下雖豪傑之才
亦未免囿於風氣之中雖然天地氣化渾厚澆漓

固各有時而吾人返朴還淳豈無其道論其要不越乎此心收聚放散之間耳每讀易至於大畜小畜未嘗不三歎焉葑菲之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傳聞荒奏已得請小民歌舞德澤願刻日散布民間庶沾實惠

其三

承示樂府其格雄渾其調悲壯沉鬱或婉而麗蓋兼衆體而雜出之者乎雖然校不敢贊而敢獻所疑古詩中聲之所出所謂人詣乎天爲至人言詣乎天爲至言故可被之八音其極動天地感鬼神

而况於人乎今所傳三百五篇非盡孔氏之舊以其繁聲多也而後世莫能非之知言者鮮知音者彌鮮樂府要皆出於風氣多屬繁聲其勁以急者胡樂也有殺聲者必有殺心其靡靡者俗樂也有淫聲者必有淫思是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高明以爲然否天氣正寒願若時凝固天真不具

答聶郡守文蔚

林廣文過我首詢吾兄起居且聞所以不出之意甚慰遠懷豪傑樹立自別今之講學者好說心常動而不靜不復知人生而靜爲天根來書獨深取

螫龍之譬山林之日長道義之功深足占吾兄進
德矣達夫邇來用功何如校勸其辨自聖作聖之
別不知渠肯俯聽否彭石屋完然赤子之心而講
學頗闊步相會淺不曾獻得一服藥也

與王郡守克敬

今吳下惟糧長爲苦役公十分盡心莫不知感大
抵其害有四一曰起運此大政使然由今觀昔固
自有間雖然宿弊實未盡除士大夫度量小便欲
邀功生事減去加耗使糧長重困願加優恤二曰
收頭此其弊在有司今蒙禁革立爲櫃收之法甚

善甚善但姦頑細戶不納者有司不肯查姦書總
結在糧長戶上則又累矣願加之鑒察三曰大戶
此則士大夫不能無責今旣自免則無此累矣却
有姦民二三石上下者恃頑不納煩查照近年楊
二守事例令糧長查報難徵人戶文冊在官先行
追併四曰包陪此須設法開墾荒田實爲永久之
利調收極不便於糧長極便於小民舊歲聽糧長
自收小民十分嗟怨今歲願仍調收但須督有司
耐煩着實催徵不致墮誤以累糧長乃爲兩便大
抵收糧之時小民可憐而糧長可惡免糧之時糧

長又可憐而允軍可惡交允之時允軍又可憐更有可惡者安得如公輩布列上下內外使人人安生樂業乎校所採民言若此敢轉告於執事傳曰芻蕘之言明者擇焉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二

門壻歸有光校正

拾遺

書

與嶺南社學師

慨自古風寢薄庠序之教廢也久矣本職承命督學茲土深爲是懼爰興社學訪明師僉謂如先生者模範謹嚴宜憲蒙士茲者館舍告成敬修書幣延請諏以陽月己卯日啓館伏望體聖明化育之心念本職惓惓之意毋惜俯就先期貺臨

早敷德教於一隅可暨風聲於列郡庶幾遠近相承教事大興古風復見於今日本職不勝至願惟冀鑒亮不宣

與河南列郡守

校鄙人也豈堪中州教鐸今來已晚又迫賓興之期大懼弗克選掄以上副 明天子求賢之意恭惟執事一郡之綱也諸生素行某也賢某也材或某也不肖久已知之雖有未知朝訪而夕可得矣敢竭誠悃求助於執事忠莫大於以人事君願殫厥心裨校成此盛舉州縣長令暨於師儒與諸

生彌親其知彌真而與校未信也執事與之相孚願達此意共濟登斯有三善焉一可以爲 國得人二人知所勸可以爲他日興教化張本三所舉得實不至於長詐僞之風反傷大體校不勝至懇

答王郡守子正

俾來承下問惓惓於吳氓甚盛心也顧淺陋何足以當之聞命祇辱來諭禁奢靡息爭訟此誠今日對病之藥也如校之愚更願明公以書請於鄉士大夫相帥以儉共成禮俗以爲民表富民能節儉好禮者勞之擇其犯分尤不率教者或使卹其宗

族鄉黨或督之開墾荒田而官無所利焉小民庶
其風動乎乃若倡優賭博搬戲雜劇男女遊山燒
香此尤風俗大蠹願為之厲禁犯則峻治之詞訟
一事願以誠感上司勿輕受詞及偏原告以長刁
風勸屬吏廉靖愛民勿利紙錢贖米民自以不擾
明公復以書請士大夫舉行族約鄉約訟當自簡
矣古人有言治天下者何異於牧馬哉亦去其害
馬者而已矣願加之意雖然之二者固急務也如
校之愚則謂莫急於正紀綱願明公推誠於郡佐
邑令同心共理治道去泰去甚大抵法弊易救人

弊難救而時弊尤難救雖然如猫捕鼠一擒而眾
惕矣俾回先此奉復仍令二三子詢訪民情具時
政當罷行者續以告也

答呂德

汝書惓惓問政嗟乎今之作縣即孔門之為邦也
但古有君道漢猶有長道今直僕道耳此固法弊
亦由人弊下焉者惟知漁利人面而鬼心此盜賊
之行也汝必不肯自汙亦不待吾勸戒稍上焉者
但務名以干上司之知其弊徒虛文無惻怛之實
此市井之心也吾不願汝為之也時新居鄉亦嘗

見作縣者守身如玉之潔如水之清而愛民也如
父母之切而不獲上下之心者乎保伍法古人嘗
行之矣妙在誠心愛民因俗以爲教所謂神而明
之與民宜之也安石行之而害者法旣苛擾又以
刻急濟之皆由其拘性彊心所致也

答章懋實

承示奏篇足見惻怛之意書稱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
矜而勿喜此心何心也天地生生之心也克之滿
腔皆春推而達之六合皆春矣但事多見行覆本

易於破調不過曰合無申明則又作一場話說矣
東漢而下奏篇往往瑣細萎弱惟孔明出師表可
泣鬼神唐人尚駢儷陸宣公奏議炳炳如丹口不
言仁義而仁義存其中亦不覺其爲四六也宋人
自諸名公外皆未免於議論多范文正公則又迥
出諸公之上程朱奏議自當於六經中求之而明
道數篇若用其言可以從容三代之治近世奏議
往往是舉業否則吏牘又否則一篇古文詞胡端
敏公論事剴切讀之令人心開目明願親家究心
焉平時作何功夫所交何人皆吾所願聞也

與陳克修

暑中不獲入城看汝此心缺然之任已浹數旬矣
部中諸事想俱悉其本末昔太祖嘗言朕蓄
百萬兵於京師不曾費百姓一顆米以開江北諸
屯也工部特設屯田一司想專爲此今廣屯如故
而大困民財不知其弊起於何時願爲我考究顛
末詳以見示至懇

答王民熙

承諭克已之難自非懇切用功豈能知此艱苦狀
敬仰敬仰雖然此莫只是後天苟知人心惟危常

存畏意蓄吾全力纔覺萌動便逆折之擇其甚者
與之鏖戰必也誓不與賊俱生滅此而後朝食庶
其先天乎躬所未逮姑誦所聞慚愧慚愧承問中
庸指歸且未作五經已付之忘言惟禮記經文不
可不刪定容他日爲之

答曾太平

與故人別十有四年矣徐亞叅王泗守過我備言
善政余作而歎曰有本有用之學固如是邪甚爲
赤城之人喜之自守令之數易也而癢痾疾痛不
關於身今若此真民之父母也來諭所舉戒懼慎

獨足見畱意於切已之學但未免猶落言詮而分屬正心誠意則彼此似俱失是願更體驗之夫中庸與大學一也大學教人用功首把明明德來說也中庸之戒懼慎獨乃隱括大學八條目只是一箇活敬大抵人自未應事及乎應事以至事過總是此心又進一步自未起念時及乎起念以至念息亦猶是也善用功則貫串做一箇否則間隔矣吾所謂立本是貫串動靜功夫研幾云者只就應事起念時更着精彩也近作大學指歸大學翻楷

大學考異寄往指歸錄本偶不在以草本寄其間更有一二修改處然大體則不異矣試體驗之有不合處儘好商量維時仲春宇宙間渾是一團太和元氣薰蒸但覺或未至而至至而不至近則調燮一身遠則康濟兆民尚慎之哉

寄參

自汝蒞任後又不得汝書至今懸念周子樞督學四川取道江右吾有書寄汝想已達毛剛卿自雲南回道經袁郡云會彼中士夫徃徃訾汝恃才而傲慢人好張弛而不知體要嘖有煩言惟范太守

說汝所行是多扶持之言嗟夫好事難成好人多磨一至此哉雖然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此聖賢教人忠恕之道也以迹觀之悠悠之言似出妬婦之口以道觀之因是而反求諸躬有所未善則改無慊於心則加勉何莫非吾忠臣也何莫非吾金玉益友也縣尹立於萬民之上誰非俯仰吾者惟吾獨尊矣故不患其折挫也而患其易驕也有所拂鬱於心觀省加密兢業轉深久之自當孚應古之學者必先理情性汝之性情素傷於褊急而於寬大和平惻怛忠厚之意有所

不足或因事觸發或自覺知或得人指破大煅煉一番此最是着力處亦便是得力處也化漸長成讀書勤惰何如汝父儻出外衙中凡百關防俱當用心易家人利女貞男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况主母不在內外尤當謹嚴慎勿以官事在室中言之恐易漏洩生事汝居家素儉泊今居官尤當儉泊於家古人官箴將勤補拙以儉養廉說得甚好前輩又有箴自高不高護短終短有銘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皆格言也吾與尊幼俱平安汝不必掛念一縣經綸四海同願

汝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廟食百世詩云
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

與楊尹仁甫

吾崑九保鄉氓朱朴有賢婦曰周氏朴伎人也自
卅角時爲婚以睚眦之憾棄置終其身然以賢婦
善治家也猶委之內政已而他娶賢婦處之如常
再娶者化其德願以妾禮自居不敢與賢婦均禮
朴他日携外婦歸再娶者亦不見答對不能堪賢
婦數教勸之已而外婦死情好如初賢婦教誨之
力也再娶者及外婦所生子女賢婦鞠育之不啻

若自己出子女長成猶孺子慕朴壯歲死賢婦哭
之甚哀竭力持其家賴以不墜再娶者於吾家有
中表親自兒時已知其事今賢婦老且病矣

與吳德翼別紙

錢進士來致尊命問修辭立誠此吾兄不耻下問
之盛德也校承命祇辱長者有問不敢不對正欲
求賜教也今畧箋數語未知然否忠信所以進德
也德者非他吾心固有實理也若無真心早自與
理背了必須發真實懇惻心方可進德修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也人有實心必須作實事句句都是

實話若容易出言不檢點便散了這實心噫最泄
漏處莫如口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
存義也知至而不肯便至此非真知也知終而未
能終之道理便有缺陷皆與忠信不相關此心若
真知是真知行必力行

答金世龍

相去萬里悠悠我思不知邇來作何功夫同年中
合志者爲誰同鄉中合志者爲誰四方之士所交
者爲誰昔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雖則教
汝白以舉子業每歎曰可惜可惜假令得狀元亦

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
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駁放肆可錄
逐日言行寄我汝白歎曰吾終日在側豈不我知
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
傲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檢點其過不可勝書
乃大激勵爲學卒爲善士汝昔好爲深沉之思其
後又若欲趨捷徑者今其究竟得力處何如日用
間最可自驗皆實學也

答俞獻可知縣

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爲相則莫如爲令與守近

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癢痲疾痛無一而不相關也居今之世可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民之思令彌深矣雖然三代封建有君道焉兩漢守令有長道焉今之郡縣直僕道耳士之雄成者不屑焉謂之雌伏吁何輕民命也賢者所至塗炭者可使之枕席小民戴之如君親之若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鼎大呂山川若增而勝焉然則能重此官者是固在我遠承存問深感不忘故舊之盛情傳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以此致祝雖則雨露雪霜均之澤物然吾願故人

之爲陽春也

與王時行

古有旅人歸人之目吾兄今始還蕭真行者之赴家也古語見月休看指歸家罷問程信是樂事惟心亦然一自孩提有知漸離卻真境久之不能自還故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鬪又曰其心之出有物采之一語最警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也緩則無功急則彊把捉非可久之道此須尋恰好用力處而自行持吾兄喜易時亦有妙悟處而越出者多夫學易者非學其言也學與造

化相似也願吾兄體易日用間一言一動務求合天然道理而不敢輕則懸空之論竒怪之見一字亦使不著矣

與徐少參

故人過我時約以他日還當再過我故別時未及盡所言夫學所以變化氣質非隨氣質爲學也譬之於醫必先求責病原乃施治法吾雖折肱屢矣而非明醫念無可以相益敢於聖賢千萬言中拈出一言以告曰沉潛剛克不知可爲瞑眩藥否若未中病不妨再商量也吾問人才汝嘗言嘉興貳

守吾心慕之每訪其郡人皆言不肯幹一事亦不能幹一事此若言何謂也

與利僉事賓

昔者侔來但言汝將出巡過我不言汝已升官故復書先附寄六書精蘊一部別一部寄張柱史其後從子過南都特來謁汝始知汝已僉八閩矣不知汝過姑蘇何以不一過我必有以也而吾不知耳吾離群索居也以道德日負於初心不知汝奔走宦途此心能屹如底柱不爲風濤所震撼乎能挾浮翳以開東明乎宴安鴆毒能勿懷乎人之學

強者當柔克弱者當剛克是故急則佩帶緩則佩
弦汝宜自察乃可長善救失也

與顧禹錫

承惠真文忠公文集自晦翁後學有實用者勉齋
魯齋及公而已本傳稱公所至惠政深洽不媿其
言奏議明白剴切胡永清嘗言晦翁奏議精光鑠
人讀之雖明公鉅卿所建明盡爲所掩真文忠公
庶幾而神不及也永清奏議甚好人多泛泛觀之
不知其意之所存一事有一處置皆鑿鑿可行也

與金推官世龍

嘗讀書至甘誓費誓啓嗣位卒懼有扈之孽伯禽
撫封於魯年尚少也而當淮夷徐戎兵衝應之皆
整暇可以見禹周公之家學皆切於實用自科舉
之學興率皆空言無益故有讀書萬卷不讀律致
君堯舜終無術之譏吁有是哉吾昔少年筮仕得
刑官大懼見前輩老法家必請教焉未有能疆余
志者幸遇胡端敏公同寮曰問刑不難於招而難
於審情若欲得情必須明理其後居刑曹八載每
見同寮嚴刑訊囚多不輸服吾終日或不撻一人
而情常先得只是虛心察理視民如傷故民多感

服也康誥呂刑此法官之規矩也咎繇爲古今刑官第一今不能知其詳矣大抵其學以天爲主而好生一言者真天心也敬爲故人誦之

與聞靜中

傳聞狄入內侵蹂踐太原至於上黨今散而之他不知回舊巢邪抑改而他圖邪入寇之謀出自俺答及吉囊之子邪或小王子尸之邪小王子不足憂所可畏者俺答及吉囊之子不知吉囊居河套中寇陝以西易爲力何以靜而弗動邪吉囊之子能爲俺答下否諸子克和否此可間而離也黃毛

韃子素強今不知能爲狄後患否此可招而使也三晉之民天下莫強焉今荼毒甚矣此可激而用也但患文武才畧持重識機變者難井陘阨塞難出此道可虞猶未若東北可虞之甚也華當新與狄婚言之可爲寒心近見黃掌科奏差疆人意昔嘗見胡靜菴李遜菴之籌邊如運之掌今九原不可作矣病卧空谷消息苦難真吾兄素體國又宰畱都必有的報真見便中幸示慰

與陸浚明

承惠春秋纂例辨疑弗及面請教退而究其說賢

哉其用心也三傳重於漢而輕於唐以談趙陸三人同心而相繼也亦專門之蔽既極故天啓其衷子厚尊之亦是惜其於周禮未精故考論徃徃失是尚未若趙子常之言春秋豈後出者勝與雖然聖人經世大義則恐槩乎其未有聞也校嘗作春秋經世欲以發明聖人之心而力不逮僅至隱公而止謹奉左右請教有紕繆處願賜批抹指摘得以商量至懇

復顧禹錫

昔胡端敏公之爲大司馬也以十事要說內一條

欲練兵於京輔肘腋蓋欲陰制大同而潛消其變也時有厄之者端敏亟去國故人莫知其謀而大同遂成大癰疽勢將與身俱亡可爲痛哭李康惠之爲大司馬嘗奏雁門寧武兵備寡弱虜騎若侵大同迤西一帶透入朔州忻州則山西大可憂今其言驗若著蔡矣又言東北兵備尤弱若虜騎入懷來白峰兩空之地則一路俱少隄防大可寒心今皆莫之省憂萬一震警此處豈但可痛哭哉大抵我國家以吏事制戎事而吏事又多虛文也賈誼復生當若之何昔人有言滿眼清才在朝著

病夫無以繫安危校之謂也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願在位者同勉之

與陳子醇

別後又且二年矣懷想如昨傳聞從政大得民和深以為慰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明道所至必書視民如傷於座隅曰某常愧此四字子醇篤志講學願立誠為主凡事只看道理當如何不以贊毀利害易志人情物理見有未周毋憚屈已詢訪暇時涵泳聖言令常有警省處勿使汨沒此心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何若

答沈一之

承諭攢葬又甚盛舉也可以大厚頽俗有司愛民惻怛擇高土為義冢塋令民無力者葬其中仍令親隣人出錢米薄助勿作佛事勿獻羹飯便可送終一洗蠻夷惡俗矣今俗做羹飯只要把酒食作散塲却是樂哀也季秋祭禩恐不必行生日不受賀而獻考罔極情深此意却甚懇至也土地之祭不經當改作中雷此即一家土神也惟插秧收穀却當賽祭土穀之神此即古之以社以方也聖人深體民情為之禋祀後世上既不行故民間各自

賽祭耳遠承下問忘其固陋姑誦所聞高明擇之
答馬嘉定

俾來知貴體已康復甚喜甚喜更願凝神定慮以
保萬全之安承惠腆儀感感日過嘉定始知昔人
興水利者但通潮水而不通湖水是謂水背原而
不長又不於下流設閘壩以是開而復塞今幸遇
明使君願為練川生民造命洞究厥原委斷而行
之此廟食百世之功也賦法役法勢將動搖人人
異議惟明使君公心為民獨悉其利弊之實願言
於南岷公持之如山則一郡咸受大惠矣顯望顯

望

答周舉人

來諭下問惓惓無乃借聽於聾乎承命祇辱雖然
請姑誦其所聞立志欲堅而毋認虛氣以為志用
功欲其切實而毋易易於言也發言當有倫次而
毋雜雜則為游言必其多游思也不識高明以為
何如六書精蘊奉覽其中所論多反本還元或可
為韋弦之助否乎荷亭書且毋論其言只氣象輕
率已可厭惡但近日後生輩好大言殆有甚焉此
書反若酷吏中趙禹矣

復喻吳江

來諭賦役法已定一郡之民受福無量不但德被於一邑而已欣忭欣忭更願修舉水利以爲永久之圖此廟食百世事也立齋閒錄已領國朝少野史此書儘有功雖然史才甚難昌黎文章鉅公而順宗實錄殊不疆人意此無他作史者但求載事而不以經世爲志也何如何如

其二

月盡天且涼吾欲過垂虹看汝而汝使者適至心之默相感固如是耶承問作六書精蘊之故吾昔

著周禮沿革傳今復著此二書一轍六典壞於秦後世不能行則惟以秦爲師六書變於秦後世不能知則惟以秦爲師若能得古人心法而會天地之純視無道秦豈直醯雞而已精蘊作後吾將正六經今已正大學矣卧病衡門每聞善政未嘗不喜動顏色嘗舉以告爾齋爾齋曰此吾門生也有志向上吾勸以節用而愛人能用吾言但松陵驛革之歲可省費五千而執不肯從也綸銀之惠近日交際多用之在故人則不可何事非道何事非學謹用返璧

答尹惟中

與故人別不覺踰年矣慨日月之易邁媿德業之無成願與故人寸陰同競王泗守昔爲杭倅過我吾問以平生學問得力處何如答云亦嘗署縣署郡當政事倥傯時及遇盤錯處平生學問不得力便覺漏綻包羅不來展拓不去吾因歎康節有詩云在尋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見施爲南軒敬齋箴云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文公有詩云事至理明隨理應動常有靜在其中至哉言也敬爲老友誦之

與王直夫

時值溽暑病軀不敢出門當此遠別不能一執手中情闕然贈言者多矣吐詞皆成珠玉吾但申以一言曰思其艱以圖其易天下萬事皆本於心此心制之一處則何事不辦雖有甚難者苟能朝夕服念更屈已而詢諸人則何難之不易也

答金推官世龍

蒞任今已三月餘矣民情土俗必已周知願求所以致訟之由與夫息爭之道因寓轉移之機易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又訟有孚窒惕

大患在於下情不能上通是故平易近民非但守令之體司刑者何莫不然也

答宋尹

下車未幾頌聲載道亦可以見民心之易孚矣更願益加詢訪規模漸次了了於胸中然後畫為科品見諸行事以大慰細民之心至懇至懇大丈夫志在天下國家不為相則莫如為令以近君者莫如相而近民者莫如令也故曰一縣經綸四海同偶檢薛文清公從政名言奉上備覽其為韋弦大矣

復王郡守子正

校不度德輕作大學指歸過蒙賜以序文冠於篇首校何人足以堪之學問之道千言萬言大學總而歸之三言序文直指為心學又約而歸之一言有德者之言自別信乎所謂操存一言要為爾挈裘領者也入刻後更願惠數冊寂而能照感而遂通二句妙甚愚意更欲贅云寂而能照而不為物先也感而遂通而不與俱往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弄斧公輸之門良以自哂夜夢應德不知有消息否

答吳長洲

校於明道先生不能爲役三代而降道足以上繼孔顏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康節天挺人豪也惜其局於數學然其超然萬物之表視人間世之功名富貴若將浼焉後學亦未易攀也象山固是振古豪傑卓然先立乎其大者其心青天白日其言震霆驚雷足以大振俗學之卑陋雖然詩詠文王小翼翼昭事上帝書稱文王之敬忌以校觀於象山似與若此不相似然來諭自言放心未易收力行之功聖賢之所難此非常用力者不能道校則

謂此事亦甚易亦甚難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其何難之不易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何易之不難也雖然所謂求放心者亦非謂兀然默坐以收此心也若是心彌難收何事非心日用間事事謹畏皆所以求放心也故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詩云采葑采菲毋以下體高明其取節焉

別紙

承示嘉作大篇春容而短章工於造詞政事之餘乃能飾以文學若此信乎天下奇才也文而加之

以骨詩而加之以風味所向無前矣雖然校不敢
頌而以規昔者明道所至書視民如傷而曰某常
愧此四字信斯言也恐不暇作爲文詞矣承惠王
充論衡白沙有言文衰東漢無高手詩到中唐少
作家又承惠樊川集杜牧之却是有用之才惜乎
氣揚不帖帖地不能持其身故終於小器也

答沈一之

昔我 高皇時所重在貢 聖意謂外國獻
方物中國貢人才其後科重而貢輕矣今得一之
可以增重來諭遙授欲進言既承下問不敢不盡

其愚以易時義當之默則无咎无譽語則凶悔且
吝矧言天下事亦大難必須自家有醫國手段說
著便切病原用著藥便對病庶可立效也

答鄭希大

承問喪禮校弗能詳也姑誦所聞以對古者過時
而弗葬則主喪者弗釋服不論闋與未闋也喪禮
莫重於返哭是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孝子慈孫
至痛在此若墓上釋服從吉是廢返哭不迎親之
精氣以歸也斷斷乎不可魂帛當埋於家亦無埋
於墓上之理蓋墓藏體魄神棲於廟致死致生不

可混也

其二

別後有懷高誼形往神留初八日鼓柁橫絕大江
乘汴船渡淮過此則天下南北形勢分矣地多遺
利故民窮甚於吾鄉北上日聞 聖德清明深
可為世道慶但沿途每接士夫好為彌文苛禮而
少真率自度吾輩懶折腰人世難諧俗出既無補
於時而屑屑往來江山相迎對之不無愧色何日
始得釋負相携而撫孤松也天氣漸溫願若時頤
養天和不具

答林烈

聞汝邇來甚是興起深慰我心昔有問文公門人
誰勇曰未見勇者今求之孔門惟顏與曾可以當
之顏曾立志決然要作聖人不肯頃刻放下譬如
漢高祖唐太宗若未得混一寢食斷不遑也以此
自策勵何如何如格物功夫一物不放過只此便
是博處

其二

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汝質樸茂固已近道更願
大厥志只問作聖當何如更不求第二義知本而

必循序精進而勿退轉乃能有成耳

與尹惟中

別後猶如見顏色不知已自春徂秋矣顧憲長書
回徐少參過我皆盛稱故人廉潔惠愛遇事有執
持而未知學之原流曰有本者固如是願故入益
充養此心視民如赤子視官事如家事事太守如
事兄視各縣令如手足而胥爲一體有善則歸其
長過則自歸士大夫家有事至我者與其以法裁
之未若以禮處之使其心也服而法不廢何如何
如天氣尚炎惟冀若時自玉不具

其二

董相云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武侯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夫成敗利鈍非
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文正公云爲之自我者當如
是其成與否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願惟中終
始以此立心則正大光明可達天德而寄百里之
死生矣訓釋頗猥似不必刊校嘗歎古書傳於今
者何嘗列某人編次某人校正某也題跋云云哉
近世容易便成一書又有幾許附名者薄亦甚矣
昌黎云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

何如何如正得秋而萬寶成胥有豐登之慶矧爲
民父母之心哉喜可知矣願爲民自愛

其三

自故人入閩聲聞日遠蔡舉人至稱故人以兄禮
事長官至義所不可則確乎不可奪其待士夫亦
然忻慰忻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願惟中常
存此志操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願惟中開拓
此胸襟南土瘴熱養靜自愛何如

答蔡潤宗

汝文體善自變化不謂汝數竒雖然棄周鼎而寶

康瓢自昔已然矣既知大命則小命固不遑卹也
雖然汝歸方將舍其所長益求所未至則吾願有
言汝也認理過精得在此失亦在此動有成說不
能觸其真機文若爲所礙者昔人借禪喻詩曰不
陟理路不落言詮禪語亦病夫理障法縛者此言
皆偏然汝因此蕩滌胸中空豁豁地庶幾天光發
新其進何止百千里也吾嘗謂上舉業者天地萬
物悉移入紙上種種非真澄波定形各還本色何
樂如之

答何子時

故入遠在萬里慰我以書深感惓惓之愛與故人
別數年矣氣體今何如惟聚精會神可以進德可
以養生記云莊敬日彊又云盛氣顛實揚休皆充
養所致也來書歎屢空之難此是真經歷語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須著抖起精神做
去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及時進德修業立決定
志用勇猛功以成遠大之器不具

與王爚

聞汝初至即往兵間不知事勢如何兵凶戰危至
艱至險然勿以艱險自阻宜博謀於衆從長而行

靜菴有言書生用兵智勇固非所長信義在所當
立又曰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滅
於微此言可刊金石也文公答林擇之書與皇甫
帥書曲盡人情事勢萬古可行居官動關利害與
居家不同衙內關防宜極仔細若兵事畢分巡一
道便當爲此一道竊民作主凡官府貪酷者宜預
訪知告發便痛與鋤治其無大過者不可輕受狀
以損其威上下宜相體也

與鄭壻若曾

涇野重厚端方名重天下汝今出入其門逸志當

自消驕氣當自除但學莫病於好名而教易失之
過高以好名之心而聞過高之論其患有不可勝
言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好
名過高則將喪其赤子之良心人偽勝而天真微
矣不可不自勵不可不自省得汝平安書甚慰間
有論天下事未免輕發漢景曰魏其沾沾自喜難
以為相持重不可不慎也此處須有病根要與汝
道破未必能拔去須自尋求知得是病便只是藥
連根可拔矣

其二

屢得汝前後書深自刻責所求病原儘覺懇切終
未沉着程子有言這點意氣能得幾時子須發決
堅志用勇猛功日用間讀古聖賢之書句句就自
已身上體貼力行合則從不合則改見得的然處
方可自信雖然猶未也收斂停蓄深造默成方是
天根之學其機只在此心收放聚散之間耳入心
操則存舍則亡收之甚易放之亦甚易不可不慎
也

與周士淹

汝美才也而氣局尚窄以故弗免有滯礙處欲開

大規模此誠第一義亦嘗觀之造化乎惟大而後能運故曰若無天度量安得聖胚胎更願於明以動故豐思曰睿睿作聖上用功何如何如令弟有美質宜數勸以耻言過行功夫勿輕爲大言抑其虛驕開其真識乃可成遠器否則聰明反被聰明誤矣履德之基謙德之柄而後曰復德之本學者決當識此

其二

人皆曰士淹有進而吾未之喜者吾以一日千里望汝若尋咫尺間能幾何哉邇來用功奚若相去萬

里悠悠我思何以贈汝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何以贈汝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其三

古之達人棄千金如輕塵脫萬乘如敝屣義重故也汝能見義不見利求謙於心且悔昔之動氣日用間事事若此克塞宇宙在茲買諸人則已貴賣諸人則已賤人皆謂之拙或哂其癡豈知如是則心安纔用智術縱能得贏餘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大心必大不安矣康節有言珍重至人常有語

落便宜是得便宜深可玩味也

其四

昔日入城汝兄弟間皆懇切吾甚喜之但皆不曾
究竟到底求一確實功夫為立命處則吾又有憂
終恐淹也規模窄狹也意氣雜勇猛精進使吾大
喜此吾之深願也吾年且老修持不勤只騰口說
真可羞人近體大學從原頭做功覺得聖人指示
發端處與收功處極是端的前此枉自沈埋甚欲
與同志者共之今脫去塵累此乃天玉成汝正好
大用功而拘拘猶故也循循猶故也無乃未副天

意邪切莫負天切莫負天

寄從子希哲

屢得汝平安書甚慰自汝之去吾朝夕思汝又朝
夕憂汝思非為別離惟欲汝做箇好人憂亦非為
汝勞苦惟恐汝做些不好事汝今在涇野門下須
服行其言觀法其行乃真為弟子否則雖見好人
不行好事反不如凡夫矣待文王而興已非豪傑
之士文王所不能興汝道他比得凡夫否益者三
友損者三友太學四方人才所聚若所交俱英才
及忠厚有德者其益不可勝言若只汎交與說閒

話爲無益之事則其損亦不可勝言謹默二字可
銘諸心

其二

科場在邇汝肯勤苦用功吾甚喜甚喜但吾更願
汝愛養精神爲上不可太耗之節宣之弗至反生
出病來却是欲速助長之過也王太守在此惓惓
愛民而困於多口傳來語言想多不公也陰雨連
綿半年低田已多滄沒今朝夕在此車庠細民窮
苦不忍見不忍聞尚未知天意何如

其三

聞汝在京辛苦天下事只如此若心厭之便增幾
倍憂苦若心安之便有無數自在古老常言成人
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莫於閒中送了日月也六書
精蘊舊歲已成矣今歲欲完周禮以愛精力尚爾
遲遲

蘇州府知府太
原王道行校刻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二

